

斥“偏”論

刘 仰 嶠

高等学校中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攻击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同时，更鋒芒集中地向教育大革命进行猖狂的进攻。他們認為教育大革命出了不能容忍的“偏差”，要算賬的話，至多也不过是“倒四六”。所以一听歌頌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的“調子”，他們就有些头痛。在他們看来，对于一九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不是歌頌的問題，而是問罪的問題。而且他們还感慨地說：“本来去年就看出教育革命是一种‘偏向’，只是当时怕引火燒身，不敢講。当时的声势实在太大了，要是說了‘真話’，不是給戴算賬派的帽子，也会給戴觀潮派的帽子。現在‘事实’說明，还是当时的看法对，因为历史在‘糾偏’了。看起来算賬派、觀潮派倒是‘真馬克思主义者’，早点算賬也許还会少受点‘損失’”。好傢伙，还从来没有听說過公然站在革命的对面、反对革命的人是“真馬克思主义者”。我們現在就剝开这些“真馬克思主义者”的皮来賞識賞識他們的廬山真面目吧！

我們先来看他們所不能容忍的“偏差”到底是些什么。

其一說是：教育領域內沒有階級斗争。对資產階級來說，教育應該是为教育而教育；对无产階級來說，教育仍然應該是为教育而教育。在教育領域內提革命，真不知要革什么。所以教育革命的提出，就是根本性的錯誤。根本方針錯了，还有什么成績可言。

其二說是：教育革命的方針是对的，問題是在进行教育革命中出了“偏差”，这种“偏差”是方向性的錯誤。說什麼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就是要将方向性的錯誤說成是具体工作上的缺点，好来开脫責任。什么局部的、暫時的、业已糾正的缺点，都是不敢面对錯誤，害怕全部翻案的擋箭牌。

以上是这些“真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論点。現在我們再来看他們的論据。

所謂教育領域內沒有階級斗争論者的論据主要是：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学校只能是先生教，学生学。这是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翻不过来的。所以学校中鬧教育革命，提倡什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所导致的必然結果是学生反对先生，使教的教不下去，学的学不下去。“事实”只能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二，教育就是傳授知識，所以中心問題是如何繼承人类的文化遺產。不能将一切知識都打上階級的烙印。馬克思主义者从来認定自然科学就是沒有階級性的。在沒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学的領域內提倡什么“革命”，所导致的必然結果是出現对待知識的虛无主义态度，任意否定一切。“事实”只能是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

三，社会科学虽然有階級性，但学校中所有一切課程都是按上級所規定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进行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都是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原則提出的，所以即使是在社会科学領域內，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也是只有改进的問題，没有什么革命的問題。硬要提倡革命，所导致的必然結果是忽視系統的理論学习。“事实”只能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四，“为教育而教育”和“教育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只是提法

不同，本質上是一回事。 “为教育而教育”的出发点是教育，落脚点还是教育。这样忠于教育就会搞好教育。从教师来看，真正将知識給了学生，就是直接为社会服务，学生学到知識就能为人类造福。至于說“教育結合生产”的問題，那不是教育的目的，至多也只能說是一种手段。手段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把两种不同的提法理解为反映了两种不同階級的階級利益，把两种不同提法上的爭論說成是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斗争，并由此而大搞教育革命，显然是不“实事求是”的，所导致的必然結果是引起教师的一种畏惧心理，不敢大胆負責，直接吃虧的是学生，間接受害的是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事实”只能如此； “事实”也正是如此。 据此，結論只有一个：教育領域內不能提革命，什么教育大革命，真是无的放矢，真是不可原諒的根本錯誤。

根本否定教育革命論者的論据略如上述。現在我們再来看那些“承認”教育革命的“偏差”論者的論据，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間是有点差別的。但是差別并不大，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指两指厚的水豆腐，将其水分一压，就簡直可以說是一丘之貉了。不过他們显得比較狡猾而已。他們的論据是些什么呢？一、教育革命是思想領域內的革命，思想領域內的革命只能靠自覺，只能自上而下的启发他本人自覺，不能放手发动羣众，大搞羣众运动；那是以人多勢众的威力压人，而人的思想是压不服的。要用大搞羣众运动的办法来进行教育革命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簡單粗暴現象，所导致的必然結果是使他們因怕在羣众中孤立，羣众說什么都算数，造成一种人为的緊張形势和口服心不服的虛伪現象。“事实”只能是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二、教育是一門复杂的科学，虽不能說高深莫测，可是其中的問題也确不简单。

“正确”地“破”不容易，“正确”地“立”那就更是艰巨。并非象拆旧房盖新房那样說拆就拆了，說盖就能盖起来。因为“正确”地“破”要知識，“正确”地“立”更要知識；而学生羣众还是处在由无知到有知的求知阶段，破除迷信，所破的只是对待科学的科学态度，换来的无非是对党的“迷信”，使党能掌握一切。解放思想也不能解放出知識，只能滋长青年人的狂妄浮夸。沒有知識破也难得破，立就更談不到。所以教育革命应该是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羣众的事情，离开教育家而談教育革命，所导致的必然結果只是越革命問題越多，越不好办。“事实”只能是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三、教育結合生产，理論联系实际，本来是无可非議的，不仅无產階級这样主張，資產階級也并非无人如此提倡。但如何結合那就不是单靠羣众运动解决的，更不能在还没有研究出可行的方案时就发动羣众盲目去干。盲目去干所导致的必然結果，不是有失无得，就是得不偿失。“事实”只能是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四、因为教育革命沒有根据教育的特点进行，也就使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党，“違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不得不离开“事实”講什么“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将“錯”說成对，“偏”說成正，实际上明明在“糾偏”，还要硬說是辯証地看問題。这样所导致的必然結果是将辯証唯物主义庸俗化。“事实”只能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偏差”論者的結論，只是一个：教育革命是教育家的事情，要搞教育革命，只有讓教育家来，党是不能領導的。羣众运动是違犯教育革命的特点的。想想看，否定了党的領導，否定了羣众运动，还有什么教育革命？这两者之間，倒底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那真是天曉得。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謂偏差論的論点与論据都摆出来了。我們所以这样摆出来，也是因為他們在向党进攻时，总是說我們只說“一面之詞”，“不摆事实、講道理”，現在我們就

先将他們那“一面之詞”端出来堵住他們的咀，然后再来摆事实，講道理。

說到事实，我們首先就要揭穿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說的“本来去年就看出教育革命是一种‘偏向’，只是怕引火燒身不敢講……”完全不是事实。本来的事实是这样：教育革命一开始，当資產階級专家挺身而出，高呼教育革命是“犯罪行为”，在号召大家不要向羣众的声势“投降”，要坚持“真理”时，党內的少数右傾机会主义者，还有具有右傾思想而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分不清大是大非的同志，也就和資產階級专家同时一跃而起，維護資產階級教育的“真理”了，摆出一付很有知識的姿态来向党的教育方針肆意进攻。只是在他們阻擋不住革命的洪流、革命的洪流将右傾机会主义者的廬山真面目冲刷清楚，而使一时分不清大是大非的同志从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下醒悟过来以后，右傾机会主义者一方面他們在斗争中受到了些教訓，另一方面在真象大白，失去了市場，在羣众中陷于他們所說的“可怕的孤立”以后，或者也可以說教育革命之火燒到了他們資產階級教育思想之后，就是說一直到了这个时候，他們才不叫陣了。这說明他們开始时並沒有觀潮，觀潮那是在算賬失敗以后一时的假象。实际上他們中間有些人在等待时机到来，要大算其賬，大糾其“偏”。今年他們重新揭竿而起，猛攻党的教育方針和为貫徹党的教育方針而开展的教育革命，就可以說明他們的真心实意。我們所以摆出这个事实，是因为：一、通过这个被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忽視的事实，很可以从本質上說明我們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历年来政治思想战綫上两条道路、两种路綫斗争的繼續。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对党的方針、路綫的活动，并不是象他們所說的那样是在今年才开始的。他們今年的活动絕非偶然。二、通过这个被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忽視的事实，可以使人們看到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不提这个事实，并不是他們健忘，而是他們在什么叫做事实这問題上和我們有根本不同的解釋。在我們看来，不論历史上曾經发生过的和現在新出現的确实存在的客觀事实，都应该說是事实。但他們对事实的看法并不如此。他們有的說，是不是事实，那要看他想不想得通，想不通的就不能認為是事实；有的說，客觀存在就是“感覺的复合”，一个人睡了覺，对他來說，客觀世界就不存在。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右傾机会主义者的世界觀是主觀唯心主义的世界觀。所以要對那樣重要的事情加以歪曲，是因为對他們來說，只有歪曲了事实才想得通；或者說，他現在不想的就是不存在的。摆出这个事实，不仅使我們能由此而更深刻的認識到高等学校中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地方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同声同調，就是因为所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觀，而且更重要的是更利于我們弄清他們所据以肯定是“偏差”的那些“事实”的真象。三、通过这个事实，还有助于我們对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全面了解，这个事实完全可以說明：不論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无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争总是要在党內反映出来，因为党不是与世隔絕的。四、通过这个事实也可以使我們看到他們所關心的是誰的“損失”，他們这些“真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主义到底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这个事实說明这些所謂“真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什么馬克思主义者，而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其中有些人至多也不过是一个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們是真正站在馬克思主义的对面反对馬克思主义的人。因为馬克思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因而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要利用馬克思主义的招牌是完全徒勞的。他們的“真話”确实表明是貨真价实的資產階級立場、观点，他們所要維護的“真理”，对无產階級來說，則是荒謬絕倫的。这样，对于他們那經過算賬后所得出的“至多也不过倒四六”的結論和他們把历史做出的教育

革命取得了偉大胜利的結論反而說是历史出来糾偏，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看来，革命实在革伤了他們的心，他們真有恐惧其穷途末路的思想，这也就无怪其大兴討伐之师了。站在完全相反的两种不同立場上的人，对任何一件事情，当然不能有共同的語言，这完全是階級本質所規定了的，这也完全可以說明这一場尖銳的階級斗争的严重意义。

揭穿了上述事实真象，那些反对教育革命的論点和一連串“‘事实’只能如此，‘事实’正是如此”的論据也就可明如秋水了。現在我們还是先就“教育領域內沒有階級斗争”說的論点和論据来探討吧。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是自封为“真馬克思主义者”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經濟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論，是應該熟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导师們不是从来都認定社会經濟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社会上层建筑要为社会經濟基础服务嗎？难道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可以不为經濟基础服务嗎？难道說教育不是階級斗争的工具嗎？世界上难道真有不屬於一定階級、超階級的教育嗎？关于这个問題毛澤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論”中就曾作了精辟的論述。为从理論上論証他們到底是什么主义，我們特引如下：

“一定的文化（当作觀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础，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这是我們对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关系及政治和經濟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的形态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給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經濟。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他又說：‘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的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識和存在关系問題的科学的規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發揮了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論之基本的观点。我們討論中国文化問題，不能忘記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說来，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政治和旧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經濟，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經濟，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現在距离毛澤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論”这一偉大著作的时间眼看就到二十年了。在二十年中間，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早已經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到七年的時間內，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但是毛澤东同志在二十年前提出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我們討論教育問題的根本依据。毛澤东同志思想的光芒是愈来愈灿烂、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偉大力量。我們的“真馬克思主义者”是否看过这段真正馬克思主义的論述？如果看了，为什么会发出反馬克思主义的議論？如果沒看过，那就應該認真地讀一讀，看看自己的議論到底是什么主义。毛澤东同志在闡明了文化教育和政治、經濟的关系及政治和經濟的关系后，不是明确地指出要根据新政治、新經濟建立新的文化教育嗎？对那种旧文化 教育中的反动成分，不是也明确指出要加以革除嗎？这种革除旧文化教育中的反动成分的斗争，难道不是意識形态領域中的階級斗争嗎？沒有意識形态領域內尖銳的階級斗争，那种反动成分能不能革

除？教育革命本身已經作了肯定的回答：不經過革命就不能革除，而且不經過不断的革命，就不能彻底的革除。那些高唱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論者，所要死守不放的实际上也并非抽象的教育，只不过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由于旧政治和旧經濟所建立起来的旧的意識形态，是絕不肯輕易放棄陣地的。这也就說明，不論資產階級也好，无产階級也好，都是把教育作为强有力的階級斗争工具之一，无产階級要它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資產階級要它为資產階級政治服务，即使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解决以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問題提到資產階級教育家的面前以后，在无产階級专政已非常巩固了的时候，在革命形势逼人的情况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势力还要頑抗，資產階級教育家还要固守陣地。这里所說明的不是恰恰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完全相反嗎？摆在我們面前的事实說明：不是教育領域內沒有階級斗争，而是教育領域內的階級斗争还很尖銳；不是教育革命提錯了，而是提对了；不是沒有革命可言，而是革命还没有結束，还要不断革命。在这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承認也是这样，不承認也是这样。尽管他經常将眼閉上，但客觀存在还是客觀存在，主观上認為不存在也无可奈何，反正无产階級还是要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示的道路，不断革命下去。想阻止历史車輪前进的人，不但不能遂其所愿，而且反会促进无产階級的階級自覺，更加鼓足革命干劲。

取消教育革命的論点是錯誤的，是站不住的。他們的論据也就不攻自破了。他們的論据虽然有前述的好多点，（实际上还不止那几点，那只是主要几点，）但从中可以看到最突出之点，是就象念咒一样，反过来教学，反过去“事实”，似乎教学和“事实”就是他們变法的法宝。他們以为抓住这两个法宝，就可以象魔術师一样，說声变，就会将什么都变了的。其实这无补于事。我們就先从他們所強調的教学說起。我們从其論据中可以看出，他們特別把教学抓得紧，四条主要論据中，不仅条条都从教談起，而且把教这个东西說得似乎和人沒有联系似的，使你看了好象其錯誤是見物不見人所致。果然如此，那就是上了他們的大当。因为他們实际上不是見物不見人，而是見人又見物，不过他們見的人不是无产階級，而是資產階級；見的物不是社会主义教育，而是資產階級教育。只要你站在无产階級立場上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就可很快地发现，坚定的无产階級革命者和坚定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不論对任何事物，首先想到和看到的都是人。无产階級首先想到看到的人，是真正掌握了自己命运，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識分子等，而且不仅想到看到这些人的現在，还想到看到这些人光輝的未来；資產階級首先想到看到的人，是那些沒落階級的人，他們不仅不敢設想这些人将来的前途，也看不慣这些人現在的处境，总是为这些人过去的“黄金时代”不能再来而惋惜感叹。把这和他們所反复強調的所謂事实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更本質地說明問題，就可以弄清楚这些人为什么白晝作梦，总是要往死胡同里鑽，而且是那样頑固，自己已經头破血流了，还在那里瞎說什么“党只有被碰得头破血流以后才会回头”。真是什么階級說什么話，这中間弄虛作假是毫无办法的。这就叫做階級立場。尽管事实总是事实，由于他們的立場不同，总是要想尽方法，任意加以歪曲的。拿他們第一个論据來說吧，他們說無論过去、現在、将来、学校只能先生教，学生学。这从形式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只要向右傾机会主义者提出几个問題，那就真象大白了。首先一个問題是：我們学校所要培养的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新人，还是旧社会的資產階級知

識分子？接着而來的問題是：來自舊社會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進行改造，仍然按照舊的觀點去教的話，結果是什麼？學生和青年教師中間所謂“政治是國家的，業務是個人的”、“只要學到本事就倒不下去，有本事就吃得開，吃得開了不紅也就紅了”、“專難紅易”、“先專後紅”、“自然紅”、“老來紅”等等和共產主義背道而馳的觀點，除了來自舊社會的影響，主要的還是由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給予的影響，這難道能夠否認嗎？要清除這些影響又怎麼辦？不清除這些影響會發生什麼後果？任其泛濫又會發生什麼後果？所以重要點不在教的形式。而在于教的人是什麼人和教的是什麼內容。當然，不可否認，資產階級思想的市場是愈來愈小了，要赤裸裸地公然兜售資產階級的貨色是不行了。但這絕不能說明在學校中已無資產階級言行活動的余地。他們說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這是對的；但傳授自然科學的先生的階級性可是十分鮮明的呀！他們的立場，他們的世觀，不是在傳授自然科學的同時，就傳授給學生了嗎？具有無產階級世觀的教師，不論傳授什麼知識，不也是同時就注意培養學生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嗎？具有資產階級世觀的教師，不論傳授什麼知識，不是也同時就注意培養學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觀點嗎？什麼大物理思想的神祕論、數學語言用以和神仙通話論、天才論、羣氓論等等，都不是從自然科學方面反映出來了嗎？這些“論”是什麼東西？除了從歷史根源、階級根源、認識根源方面去說明問題外，又用什麼來說明？至於社會科學，那就更不用說了。這次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不就有所謂按提綱進行講授的教師嗎？他們有些不就是斷章取義，曲解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把他們的曲解當成本事而公然以修正主義的姿態來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向總路線進攻的嗎？想想看，什麼比例失調啦，違犯客觀規律啦，不正是這些人叫得更有所謂理論色彩嗎？這些人到底忠於什麼教育，要將學生教育成什麼樣的人，從這大量的事實中，應該說可以說明問題了吧。因為事實是這樣：在階級還沒有消滅的時候，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在誰戰勝誰的鬥爭中，雙方都是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上，而且相互之間是絕不相讓一步。無產階級思想要讓一尺，資產階級思想就必然進一丈，這就叫尖銳的階級鬥爭。從這裡就說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樣強調教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是真正的資產階級教育的衛道者。從這裡就不難看出他們為什麼那樣強調先生教，學生听；那樣強調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又那樣強烈地反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那樣強烈反對教育革命，甚而至於說出黨的教育方針與為教育而教育只是提法的不同的話，難道不是一切著眼於他們所屬的階級，著眼於要用資產階級世觀來改造世界面貌嗎？當然也不難看出他們為什麼會把先生創造性的教、學生創造性的學、先生與學生在教育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民主平等的新關係加以那樣惡毒污蔑；把科學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把教學水平的顯著提高，在教學中注意用現代科學的新成就武裝學生等等說成是虛無主義；把理論聯繫實際看成是忽視系統的理論學習。所有這些只是集中地說明：革命革到他們頭上了，他們是不能不衛資產階級教育之道。這才真正是“只是如此，正是如此”。要不這樣，那就只有脫胎換骨。

如果“根本否定教育革命論”者的論點和論據是完全站不住的話，那麼“偏差”論者的論點和論據也是無法立足的。因為他們基本上是一丘之貉，更何況他們的議論中有些已經近于耍無賴了。就如什麼怕錯不敢認錯以及開脫責任等等污蔑，除了耍無賴，是不能充分說明問題的。因為事實上是：共產黨的偉大，無產階級的光明磊落，特點之一就表現在它不怕承認錯誤，敢于面對錯誤，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並採取有效辦法迅速糾正錯誤。黨的光榮偉大

正确和它的无敌的力量，是完全可以从小对待錯誤缺点的态度上充分的反映出来。教育革命所以取得偉大的胜利，和党在革命中及时的发现問題，解决問題，把成功的經驗加以肯定，把工作中因为經驗不足而产生的缺点加以糾正等等是不可分的。按照他們的論点，似乎只有在他們說了方針性的“偏差”后，我們也說“对呀，你們說得很对”，才叫正确，才是勇于認錯，才是不推脫責任的表現。可是他們完全想錯了，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詭詐手法对忠于无产階級事业的党员是完全无用的。因为我們党是对階級負責，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負責。我們所說的服务只有一个解釋，就是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我們衡量錯誤与正确的标准，也只有一个，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是否有利。我們也从階級斗争中不止一次地受到极其有益的教育，对于工作的檢查，既要从小对羣众是否有利、羣众是否拥护上来鑑別方針錯或对、工作好或坏，又要从小那些站在革命的反面反对革命者反对我們的情况来鑑別。凡是他們咒罵得最狠毒的事情，一般說总是我們做对了的事情；他們真要歌頌的話，那我們就要考虑从根本立場上根本方針上来檢查了。这次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恶毒进攻，又一次說明了这个問題。他們所說的“偏差”，正是我們的胜利。所以“偏差”論者的論点使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教育革命的偉大成績。要算賬嗎？好得很，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不算，我們也要算，因为算賬的結果，倒楣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巩固胜利，乘胜前进，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偏差”論者津津乐道自覺革命，說我們所以出了“偏差”，似乎首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够。事情真是这样嗎？絕不如此。他們无非是藉此否定羣众运动，把羣众运动和自覺革命对立起来。按他們的邏輯是：要自覺革命，就不能搞羣众运动；要搞羣众运动，就談不到自覺革命。要說自覺嗎？那就要完全靠他本人。他本人不自覺的話，那就等等看吧，他們什么时候自覺了就什么时候来进行革命。既然是教育革命，不通过教育家的自覺那怎么行呢？他不自覺你要他自覺，那就是压服。教育家是压不服的。这就是說教育革命必須停止，因为教育家还没有自覺革命的要求。——这完全是坚定地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抗拒教育革命的說法。难道我們什么时候反对过自覺革命嗎？是絕對沒有的事，我們从教育革命开始到現在，就是这样強調的。自覺革命不仅是我們坚持的一条方針，也是我們进行深透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套工作方法。在教育革命中我們一直都是按照毛澤东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和公式进行工作的。我們反对的是把自覺革命曲解为不要思想斗争的謬論，認為不要思想上的斗争，不要展开正确的批評与自我批評，就可以自覺革命，就可以达到团結的目的。实际上誰也不能否認这一点：取消了思想斗争，就不能促进自覺革命，团結也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基础，当然也就談不到真正的团結。我們也反对将自覺革命和羣众运动分割开来、絕對对立起来的謬論，因为实际上二者在內容上是統一的。他們所以将其絕對对立起来，目的是很明显的，无非是說：資產階級的教育观点只有資產階級教育家要改才能改，或者資產階級教育家想通了才能改，想不通就不能改。可是資產階級教育家是把为教育而教育当作永恒真理的呀，那怎么办呢？教育就不要为无产階級服务了嗎？好，那就求他們自覺吧。求之不得呢？那就只有等着瞧了。这不是意味着要无产階級向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繳械嗎？說得痛快些，难道还不是要党退出高等学校嗎？只要弄清楚了事情的實質，当然也就容易了解他們所說的自覺革命是假的、要取消羣众运动是真的。对于羣众运动，那些和羣众站在完全对立地位的先生們，当然是从心里怕的。因为事实一再教育了我們，也教育了他們。

共产党的事业就是羣众的事业，只要放手发动羣众，党的路綫、方針、政策为羣众所掌握，或者說党的路綫、方針、政策掌握了羣众，就会成为强大的物質力量。大搞羣众运动就是要使党的路綫、方針、政策变成实际行动，而他們反对的就是党的教育方針的确立，怕的也是党的教育方針的确立，因为那样一来，資产階級教育家要按自己的教育观点进行教育就不方便了。所以才把羣众运动和自觉革命对立起来。但这种花样是欺騙不了任何人的，因为我們的羣众运动和自觉革命是对立的統一，所有的羣众运动都是自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实践是不止一次地說明，离开放手发动羣众、大搞羣众运动，就不可能有自觉革命；自觉革命离开了羣众运动，那就等于空談。那末，羣众运动对那些坚决和党的路綫、方針、政策对立的資产階級教育家來說，是不是一种压力呢？当然不能說没有压力，因为教育革命就是要无产階級的教育思想压倒資产階級的教育思想，社会主义的方向代替資本主义的方向。怕孤立嗎？說真的，斗争的目的也就是要使資产階級教育观点在羣众中完全孤立，如不使其孤立，无产階級的教育观点就会陷于孤立。陣地总是要人去占領的，无产階級不去占領，資产階級必然去占領。无产階級不能不去占領。这是階級斗争，是絲毫不能講客气的。那末，这样是否会造成人为的緊張和口服心不服的假象？这对多数愿意自觉革命的人來講并非这样。这里我想引一位曾經想退休的老先生在教育革命中經過批判解决了思想問題以后的一段話來說明这个問題。他說：“当开始批判我时，有一个星期我是比較苦悶的。等到我找到了方向，解决了我几年来不曾解决的矛盾以后，我忽然愉快起来了，兴奋起来了。最奇怪的是羣众批判我的时候，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党的偉大，党的正确。我反而对于党大大热爱起来了。我深深体会到：沒有斗争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团結。我看見同学和教师們，口里不說，感激在心。我觉得他們都是我的知心朋友。在旧社会里，知心朋友是不可多得的，而且不見得对于我真有好处。只有党才有帮助人的最大热忱，只有党才有教育人的最大本领。我写給我的小女孩的信里有这样两句話：‘党關心我如慈母，党批評我如严父’。在党的領導之下，大家一齐学习，一齐工作，这样一个进步的快乐的家庭，我还想退休嗎？退休到哪里去呢？”这就是事实，这也是对于羣众运动的正确評价。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拿出論据时，为什么不拿事实呢？难道这样的事实只是个別的吗？不，恐怕还是你們想不通的事实就不承認它为事实吧。

“偏差”論者的另一些論据无非是用教育是复杂的这个观点吓唬在他們眼里的外行，吓唬在他們認為羣氓的羣众，不讓外行和羣众过問教学方面的事情。不管他們样子如何吓人，看来也还是外强中干的紙老虎。否則他們就不会对羣众那样恐惧，那样害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了。这絕非由于關心科学事业，關心正确地破与立而产生的，实际上反映了他們的階級思想情感，因为他們認為迷信一破除，思想一解放，羣众就会独立思考，就会面向真理，就会听党的話，党就掌握了一切。請看，說的多坦率，反对党的立場不是从这句话里就暴露无遺了嗎？党是无产階級的最高組織，难道不應該領導一切嗎？沒有党的領導，无产階級专政能够专得起来嗎？沒有党的領導，沒有无产階級专政，难道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嗎？至于教育革命那就更談不上了。所以他們反对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什么学生无知，破难得破，立难得立，都是鬼話。要一切听他們的，不听党的，那才是真心实意。因为教育革命展开以后，羣众由于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树立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他們将这种风格污蔑为狂妄浮夸），對他們來說确实是太不愉快了。学生对先生的錯誤观点居然不能象先生想的那样称心如意地全盘接受，而要誠懇地提出善意的批評，傳播錯誤观点的

市場大为縮小了。說破不易立更難嗎？但吓不住人了。羣眾在黨的領導下敢于破，也敢于立；有了方向，就能破能立，有破有立。誰說離開專家就談不上教育革命？恰恰相反，只有堅定不移地用羣眾路線代替了專家路線，才有教育革命。而教育革命的核心問題是教育結合生產勞動。我們所說的教育結合生產勞動，和資產階級教育家提倡的勞動完全是兩回事，這已為陸定一同志從理論上加以批駁了。他們今天要提出這些調調，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想說明我們黨的教育方針和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沒有大的區別，所以也才無可非議。他們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混淆兩者的界限，順手為資產階級教育方針、方向找到論據；二來也可以為否定羣眾運動多找到一種藉口。因為資產階級教育靠教育家辦的，就是要結合生產勞動，也得讓專家先給你們安排好，你們先就動手動腳起來，那豈不是要越出專家設想的範圍了嗎？那樣一來，專家按照舊的常規去辦，不就真的越來越困難了嗎？事實原來如此，那就無怪乎他們要左一條理由右一個論據來反對羣眾運動了。上述種種也就足以說明受了“損失”的到底是些什麼人。那些人的“損失”除了一點資產階級的思想，還再有什麼損失呢？那些人又為什麼要那樣心疼那些早該拋棄了的东西？這在他們是清楚的，我們也并不糊塗。所以我們也才更加肯定成績是偉大的，微小的缺點和偉大的成績比較起來，用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來說明，也只是形象的說法。實際上缺點連一個指頭都不到的。因為教育革命所否定的是幾千年來遺留下來的舊教育的舊傳統呀，難道這不是事實嗎？這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來形容難道能說是違背馬列主義嗎？到底是我們把辯證唯物主義“庸俗化”了，還是他們頑固不化，對辯證唯物主義也是想得通就承認，想不通就否認？我想不必再舉更多的事實，只拿黨的教育方針的確立，就可以全部說明問題。

說到这里，我想可以完全做出結論了，這個結論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謂“偏差”，就是我們的勝利所在。從他們嘴里說出所謂偏差，也可以說明在高等學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紅旗舉得更高了。事實也確是如此，我們在思想、勞動和業務方面，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都得到了丰收，出現了新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偉大的教育革命中已取得了羣眾運動的豐富經驗，也找到了不斷躍進的道路。這道路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照耀下不斷革命，不斷搞羣眾運動，不斷躍進。也明確了當前主要的危險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在反右傾的鬥爭中，我們又受到了新的教育，增加了新的力量。右傾機會主義絕望的進攻並沒有得逞。勝利永遠是屬於我們的。我們要為已得的勝利而歡呼，我們要為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鼓起更大的干劲，要在鞏固勝利的基礎上乘勝前進，掀起更高的高潮，爭取更大的勝利。